

应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请求向少年儿童祝贺新年的 广播电视讲话

(1979 年 1 月 1 日)

亲爱的少年朋友们，你们好！向你们大家祝贺新年。几乎把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联合在一起的联合国，决定把新的一年宣布为儿童年。这是一项很好而正确的决定。须知，儿童是我们的未来，他们应当继承其父母的事业。我相信，他们将使世界上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和更幸福。而我们的职责是，努力使各国儿童都免遭战祸，使他们有一个安宁和欢乐的童年。

可是很遗憾，今天，在世界的许多地方还有枪炮声，还在流血，死亡的不仅是成年人，也有儿童。还有许多儿童死于饥饿和疾病。对此是不能无动于衷的。在苏联，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使童年变得健康和幸福。我们兴建了并在继续兴建成千上万座明亮而舒适的托儿所、幼儿园和学校。我们努力培养儿童的善良心理和友好的感情，教导他们同任何民族、任何肤色的所有的人和睦相处，教导他们尊重劳动并善于劳动，以造福于全人类。

亲爱的孩子们！男孩子们和女孩子们，总有一天你们

也会长大成人，那时，关心未来的重担也将落在你们肩上。而现在我祝愿你们大家健康、幸福、生活安宁和欢乐。

（译自 1979 年 1 月 2 日《真理报》）

致“东港”第一期工程的建筑工、
安装工、设计师、操作工，党、工
会和共青团组织以及参加
工程建设的全体人员

(1979年1月8日)

亲爱的同志们：

苏共中央委员会十分愉快地获悉：独一无二的年装载能力为五百万吨的自动化成套输煤装置已投入使用，从而完成了国内最大的深水机械化港口“东港”第一期工程。我衷心地祝贺你们取得这一卓越的劳动成果。

“东港”第一期工程的投入使用大大改善了东北地区的运输联系，为进一步发展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愉快地看到，港口是按成套设计进行建设的。在形成生产能力的同时，还建造了一批住宅、社会、文化和生活设施。重要的是，港口工作人员大大缩短了掌握港口先期投运的成套装载设备的额定期限。

这些成就是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们在实现党的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时忘我地高效劳动的结果，为提前完成第十个五年计划三年任务而广泛开展社会主义竞赛的结果，是党、工会和共青团组织做了大量组织工

作和群众性政治工作的结果。

我相信，为数众多的“东港”建筑工和操作工集体将为在最短时期内使港口新的成套综合设施——储煤区达到设计能力尽一切努力。

亲爱的同志们，祝你们在劳动中不断取得成就，祝你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列·勃列日涅夫

（译自 1979 年 1 月 8 日《真理报》）

答美国《时代》周刊问

(1979年1月9日)

问：考虑到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取得进展和可能举行高级会晤，您如何评价苏美关系的现状？

答：首先，我想通过贵刊向美国人民致以良好的新年祝贺。今年以及今后几年内将在何种程度上成为真正美好的，而首先是和平的岁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两国。就我方而言，我可以说，苏联今后仍将始终不渝地本着合作和诚实伙伴的精神去行事。

我们同你们，可以说是在取得积极进展的情况下并肩跨进一九七九年的。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新协定的工作正接近尾声，尽管为了最后协调立场显然还需要一定时间。我们认为，苏联和美国都认定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是有助于找出正确的解决办法的起点，这样我将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同卡特总统签订协议。生活本身提出的任务——结束肆无忌惮的军备竞赛，保障我们两国的安全和在更低的军事对抗水平上加强国际和平——是值得花费气力的事。

总的来讲，最近两三年来，恕我直说，在苏美关系中，令人欣慰的因素是不多的。我想坦率地说，我们往往很难

理解为什么华盛顿总是顽固地追求损人利己的目的。要知道，所有这些伎俩美国政治家们都已施展过，而且在“冷战”时期反复地施展过。但是，客观现实迫使美国得出了必须同苏联合作，特别是在不允许爆发核战争、调解世界各地区的冲突局势中进行合作的结论。我们双方曾表示愿意本着上述精神行事，这在有关文件中是作了明文规定的。我们苏联对这些文件给予高度评价。我们仍然认为这些文件是稳固而持久地改善苏美关系的良好基础。

如果把另一方仅仅看作“敌手”（华盛顿经常这样议论），那当然就很难作到有步骤地加深和扩大合作的领域。坚持这种态度，要达成新的协议将是一件繁难和旷日持久的事，而且整个关系也会踏步不前，或者后退。实际上最近两年的情况正是这样。然而，如果互相尊重主权和利益，对我们两国都不会有损害，反而有所受益。而全世界也将从我们的协调一致中得到好处。

凭我个人的全部生活经验，我相信，和睦相处（不以政治制度和观点的分歧为转移）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的路线。我也深信，苏美关系不仅能实现正常化，而且确实能建立良好关系。这并不是空想。过去曾经奠定了达到这一目的的基础，但后来在走向这一目的的道路上人为地设置了障碍，而这些障碍是可以而且应该排除的。

问：许多美国人，其中包括主张同苏联改善关系的人，对在华沙条约国的西部边界驻扎着他们的大量军队而感到不安。具体说，他们谈论“苏联威胁”，指的就是这一点。对这种见解和欧洲大陆的缓和状况，您能够说些什么呢？

答：关于“苏联威胁”的捏造，并不新鲜。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十五个国家的干涉者入侵苏维埃俄罗斯的时候，西方就叫嚷什么“苏联威胁”，目的是要扼杀革命和恢复旧制度。英国首相张伯伦为了把希特勒的侵略矛头引向苏联而同他在慕尼黑达成默契时就曾大肆叫嚷什么“苏联威胁”。纳粹分子在强盗式地进攻苏联时就是以“苏联威胁”的叫嚷作为幌子的。那些建立反对苏联（而苏联在反侵略的斗争中牺牲了二千万人）的北约军事联盟的人也以此作为借口。当华盛顿宣布“战争边缘”政策来反对我们时，也利用了这一口实。

可是现在，当欧洲大陆已感到相当缓和的时候，当赫尔辛基全欧会议指出了扩大和平合作道路，在维也纳正在进行关于降低军事对抗水平谈判的时候，却又出现了关于“苏联对西欧有军事威胁”的叫嚣！看来，无论是政治缓和，或者特别是用减少双方在欧洲中部军事力量的办法来巩固缓和的意向，都是很不合西方某些人的口味的。

历史形成了这样的状况：两大军事政治集团集中了大量军队和武器在这里对峙。尽管结构不同，但每一方的力量总起来看彼此是大致相等的。这样一种军事平衡在欧洲已存在几十年了。

然而，军队和武器的大量结集本身就是危险的。如果双方都能减少这种结集，而又不破坏现有力量均衡的话，建立和平关系就会容易得多。这一点正是我们在维也纳所要力争的。

可是有人回答我们说，这种减少只有在苏联和其他

华沙条约缔约国对自己的武装力量缩减得比北约国家多得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做到。否则，据说就将存在“苏联的军事威胁”！于是，在这些喋喋不休的论点的伴奏下，军事预算急剧增长，北约在欧洲的军事力量也随之增加。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存在了多年的平衡竟突然成了“威胁”？而且一般地说，我们在“威胁”谁呢？难道我们想染指哪个国家的哪怕一平方公里的领土吗？难道苏联没有实际上同所有西欧国家建立正常的、甚至是良好的和平关系吗？难道苏联不是巩固和平与发展欧洲和平合作的主要倡议者和各种行动的积极参与者之一吗？

那么为什么要愚弄人，用“苏联军事威胁”吓唬他们呢？！

我想再次强调指出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已多次说过的一些话：我们不想取得对西方的军事优势，我们也不需要这种优势。我们需要的只是可靠的安全。如果能够制止军备竞赛，降低军备水平和使国际交往的政治气氛正常化，双方的安全感无疑将会更大些。

问：在华盛顿和北京关系正常化消息发表之后，美国出现“打中国这张牌”的要求。中国也可能企图“打美国这张牌”。您是怎样看待这些意图的？您认为未来的苏中关系将会怎样？

答：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有人如此喜欢中国现领导敌视苏联的方针，以致出现一种想诱使北京变成对社会主义世界施加压力的工具的迹象。我认为这种政策是冒险的，对普遍和平事业是非常危险的。

问题完全不在建立外交关系上。问题在于有人企图

以经济性质的诱饵千方百计地鼓励一些人，并且现在又不断地给他们提供现代化的武器、军事技术装备和工艺。而这些人领导着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他们公开宣布敌视缓和、裁军和世界稳定的事业；他们觊觎许多国家的领土并对这些国家进行挑衅；他们宣布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开展积极的战争准备。

这就是玩火，难道这还不好理解吗？

然而，想要利用劲头十足的北京政权作为北约政策的工具、把它的好战野心纳入对西方有利的轨道，这种打算，不客气地说，未免过于天真了。只要回忆一下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这种慕尼黑政策是以什么而告终的就够了。难道历史的教训这样快就遗忘了吗？

至于说到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则我们对这个国家既没有领土要求，也没有其他要求。而且我们看不到恢复并非一般的好关系，而是友好关系的任何客观障碍——当然，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变得比较明智和爱好和平的话。

经常从北京听到这样的说法，似乎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它在1950年缔结——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已经变成了“一纸空文”等等。看来，中国领导人正在挑动我们撕毁这个条约。我可以说，我们不会上这种挑动的当。就我们的意愿而言，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撕毁体现苏中两国人民友谊的文件。假如北京领导人硬要走这一步，那么他们将在本国人民面前、在全世界和平和进步力量面前承担全部严重责任。

问：在美国，对于相当于俄语“缓和”一词的“détente”

(法语)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您认为,这一术语具体的政治内容是什么,特别是结合地区性的问题,例如,结合非洲和近东的问题?

答:当我们说“缓和紧张局势”或为了简便起见只说“缓和”的时候,指的是那种与通常被称之为“冷战”(其特点是经常保持紧张局势,在任何时候都有发展成为公开冲突的危险)相对立的国际关系状况。换句话说,缓和,这首先是克服“冷战”、过渡到国与国之间正常、稳定的关系。缓和,这是不准备诉诸武力,不依靠威胁和炫耀武力,而是通过和平方式,坐到谈判桌旁来解决分歧和争论。缓和,这是某种信任和考虑彼此正当利益的本领。简言之,这就是我们对缓和的理解。

从我们方面来讲,执行积极路线是要想尽一切办法使缓和的进程得到加快并扩展到世界各个地区。不言而喻,其中包括既扩展到非洲,也扩展到近东。可是,指望这些地区或某些其他地区的人民由于某人歪曲地解释缓和而放弃争取自身合法权利的斗争,那将是不正确和不现实的。

例如,如果谈到近东,那么,与缓和的利益相抵触的绝不是阿拉伯人民争取归还属于他们的、然而却被以色列所占领的领土的斗争,不是争取巴勒斯坦人建立自己国家权利的斗争,也不是那些支持阿拉伯人正当要求的人的行动。违背近东缓和利益而行动的正是那些站在侵略者一边、怂恿其扩张主义野心的人。

南部非洲的局势也同样如此。威胁着国际紧张局势缓和的根源是那里的反人民政策,而根本不是各国人民

为争取自己权利而斗争的本身。前者的矛头是针对为摆脱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压迫、反对新殖民主义、争取独立和社会进步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

问：卡特政府的发言人时常批评苏联的国内政策，批评的借口是赫尔辛基最后文件。这个最后文件在何种程度上适用于苏联的国内政策呢？

答：可以十分简明扼要地谈谈我们对在赫尔辛基签署的文件的观点：苏联赞成完全实现最后文件的各个组成部分。顺便说一下，苏联是世界上在其宪法里把最后文件载明的国际关系十项原则固定下来的唯一国家。

然而不应忘记，最后文件恰恰是一项调整国际关系的文件。它的任何一项规定都没有赋予一些国家以干涉别国内政、过问别国事务的权利。况且签署了最后文件的国家都承担了“尊重彼此自由选择和发展其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制度的权利以及确定其法律和规章的权利”的义务。

我不想现在就详尽地对美国政府在这些问题上的方针进行辩论。虽然，请相信，在这方面，具体指的是美国在全世界明目张胆地干涉别国内政方面，有不少话可说和有不少问题可以提的。

（译自 1979 年 1 月 16 日《真理报》）

致苏联煤炭工业部古科沃煤炭生产
联合公司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六十
周年煤矿的建筑工、掘进工、安装
工，党、工会和共青团组织以及
参加工程建设的全体人员

(1979年1月12日)

亲爱的同志们：

我衷心地祝贺你们取得巨大的劳动成果——顺利地建成了开采和加工无烟煤的高度机械化的大型综合煤矿。

年产量三百万吨的矿井和选煤厂开始投产，这是对增加燃料动力资源有分量的贡献，从而能更充分地满足动力和我国欧洲部分的居民对燃料的需求。

这一成就体现了建筑工、安装工、操作工的忘我劳动和主动创造精神，以及他们与科学家、设计师认真的合作。为了提高社会主义竞赛的效能，合理地运用矿山建设技术，严格遵守生产和劳动纪律，业务领导人、党、工会和共青团组织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应当指出的是，在建造综合煤矿时，第一次在矿山建设的实践中采用了大胆的技术决策——按平行交错的作

业计划进行施工和安装。这样就可能以比平时快一倍的速度完成主要工区的建设工程并大大地缩短工程项目投产的周期。

我坚信，你们积累的经验将在所有的矿山建设和煤矿集体中得到广泛的传播，并按照苏共中央十一月全会（1978年）的各项决议，达到提高基建投资效率，加速提高煤矿作业面和选煤厂生产能力的目的。

我也相信，矿工们将在最快掌握业已投产的综合煤矿的设计能力方面作出榜样，并能确保顺利地完 成五年计划第四年的各项任务和所承担的社会主义义务。

亲爱的同志们，祝你们取得新的劳动成果以造福于我们的祖国。

列·勃列日涅夫

（译自 1979 年 1 月 12 日《真理报》）

在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国务委员会主席托·日夫科夫举
行的欢迎晚宴上的祝酒词

(1979年1月13日)

亲爱的日夫科夫同志，
亲爱的朋友们：

首先，我要衷心感谢保共中央政治局和您，日夫科夫同志，感谢你们邀请我来休假，感谢你们美好的话语和我的祝愿。同志们常常批评我说，我还没有学会休息。现在我来到了贵国，我要尽量考虑这一批评。

但是，我仍然要谈几句国事。我国进入了极重要的一年。选举苏联最高苏维埃这一重大的政治运动正处于紧张阶段。离五年计划的结束也已为期不远。需要作出极大的努力来实现党的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制定的任务。

我要高兴地指出，苏保合作近年来更加密切和更加深入了。

我们同日夫科夫同志在克里米亚会晤时，详细地谈到了我们两国在互相接近时所产生的问题。这是一项新的、要深入研究、循序渐进的事业。就象俗话说的，要“深

耕”。

主要的困难在于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既新又多。应当要求我们的经济管理部门能胜任自己的工作，而不是因循守旧。可惜现在还不是这样。但总的说来我们协作的成果是举足轻重的。

苏保关系过去一向是切实贯彻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典范。这涉及到我们合作的所有方面——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国防。这些方面今后也应如此。苏共和保共、苏联人民和保加利亚人民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这也是很好的。

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同你们在一起感到很高兴。正如每一个俄罗斯人和每一个苏联人一样，保加利亚对于我是极为珍贵的。

我提议：

为美丽的贵国，

为神圣而牢不可破的苏保友谊，

为我们的好朋友托多尔·日夫科夫同志的健康，

为各位朋友们的健康，

干杯！

（译自 1979 年 1 月 14 日《真理报》）

致意大利总理安德雷奥的信

(1979年1月16日)

尊敬的内阁总理先生：

我要向您再次提出一个问题，这一问题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具有重大意义，但可惜是十分消极的意义。这就是一些西方国家打算向中国提供武器以及提供直接用于军事目的或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技术装备。我不想再重复我在前一封信中已经说过的那些评语和问题。我相信，您正在考虑之中。

您在同苏联驻罗马大使会晤时就如下事实所说的话没有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今天，没有一家意大利公司向中国提供武器，有关的要求已为意大利政府所拒绝。

我们积极地看待意大利方面在向中国提供武器上打算谨慎从事，打算从政治考虑而不是从贸易考虑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注意到了所有这一切。

但是，传来了一些新消息。向中国提供武器的事越来越具体了，达到了筹备实际协议的阶段。西方正在各种场合热烈讨论这些问题。从可以预见的情况来看，在西方政治家们将举行的会晤中打算研究同北京进行军事合作的问题，我不知道意大利是否会参加这些会晤。

在这种情况下，总理先生，对如下事实需要的是充分的明确态度：在这个如此严肃、会有众多国际后果的问

题上，意大利将一贯按您所表达的意见行事。

我坦率地说，对我们来说，很难向苏联人解释清楚，意苏良好关系怎么能同向这个敌视苏联和其他各国的国家提供武器和加强其军事实力的声音相容呢。

还应指出这问题的另一方面：苏意的多次接触都强调指出过缓和是不可分割的，强调指出过在世界各地都要用维护国际气氛的要求来衡量一种政策的必要性。很难想象中国的扩军进程如果从西方开始的话，能够长时间地同缓和政策并行不悖。中国领导人声称他们反对在缓和和裁军方面所采取的任何步骤，他们的路线就是要制造永久性冲突，说到底相信战争不可避免，这些对任何人来说已不是什么秘密了。

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军国主义化的援助，不管它打的是什么旗号，包括所谓“现代化”在内，不能不是对中国领导的好战动机的怂恿。因此，不能不对各国支持进一步消除紧张局势、停止军备竞赛和加强国际合作的努力产生十分有害的影响。一句话，是对缓和政策的有害影响，我们认为意大利在世界事务的进程中也是把自己同缓和政策联系在一起的。

总理先生，我期待着您处理我以这一问题所应有的严肃性所提出的这一问题。我也希望在同您的盟友接触时能运用您的影响，以避免不符合和平和各国人民安全利益的行动。

顺致敬意！

列·勃列日涅夫

（据新华社罗马1月16日意文电）